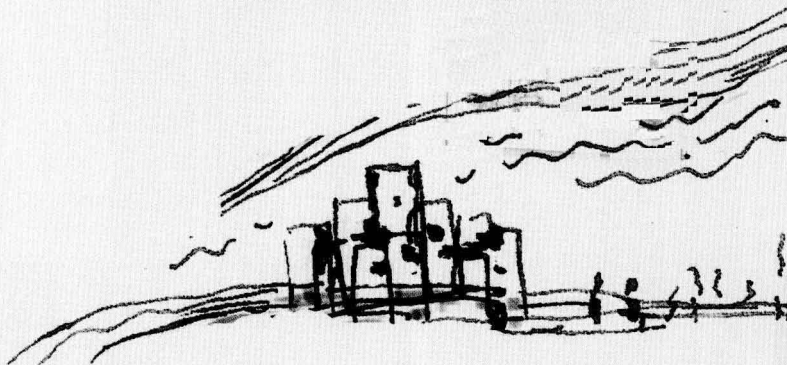




樊鹏飞 著

作家出版社



樊鹏飞 著

河歌

HE GE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河歌/樊鹏飞著. - 北京:作家出版社, 2010. 1

ISBN 978 - 7 - 5063 - 4933 - 8

I. ①河… II. ①樊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013232 号

河 歌

作 者: 樊鹏飞

责任编辑: 林金荣

装帧设计: 璞 阊

插 图: 梁允常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 - 10 - 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 - 10 - 65004079 (总编室)

86 - 10 - 65015116 (邮购部)

E - mail: zuoj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zuoja.net.cn>

印刷: 紫恒印装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50 × 230

字数: 300 千

印张: 24.75

插页: 2

版次: 2010 年 1 月第 1 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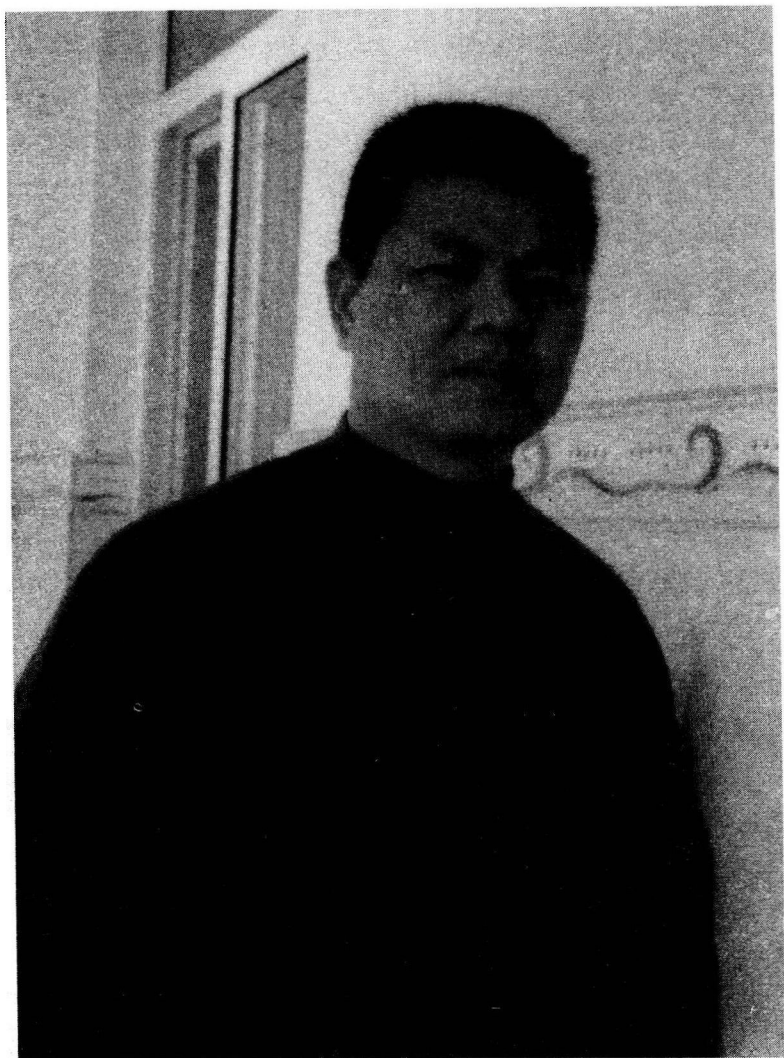
印次: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063 - 4933 - 8

定价: 36.00 元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

作者像

上 部



第一章

这是个不祥之年，多事之秋。国崩家析，民不聊生。

在寨头大榕树下摆摊算命的卢瞎子放出耸听的谶言：“寨子不久将有大祸，昨夜上我梦天象，天上落下血雨，地上冒起地火，整个寨子里红光一片。”

“你个瞎子，讲话也不和舌头商量。人家都是观天象，你倒怪去梦天象，而且大白天一头水牛站在身前都看不见，晚上眼倒光亮起来，是哪路仙人的弟子，受此大任，可不得了啰！”二苟子撇嘴说，一群看客也跟着起哄。

“你们是什么人，肉体凡胎；我们作法事的是什么人，半仙！”卢瞎子一脸正色，“凡人看东西是用眼，我们是用心。哪路神，和你讲穿了那还灵么？没这通天本事，我卢瞎子岂敢为苍生指迷津！怎能在此立得稳脚杆！”

“您老既能通天，寨里有何危难，为何不向林老太爷明示，让寨里免灾？林老太爷也是个通情达理之人，说不好他还会给您一

份奖赏，何乐不为。”有老成者就认真起来。

“林老太爷会听进我的话？说不好骂我是编事诓他要赏钱。”

“林家这么多年一直平平顺顺，你这话无根无据，怕也是真的为骗钱吧！”二荀子又将他一军。

“你小子，牛不通鼓经！”卢瞎子对这专挑刺拆他场子的臭小子很心毛。

“我不懂？我天天在林家做事，林家的事我比你清楚。”

“啊，你真的清楚？你清楚林家的来历么？清楚龙团大寨的来历么？说来听听。”卢瞎子是早年在南京城下摆过场子，是蹬过大河的人，这小沟小溪他岂放在眼里，二荀子想拆台嫩着呢！二荀子被瞎子一问，脸憋成炒虾公，嘴巴张着却讲不出话来。

“不清楚吧？有谁清楚，出来摆摆，我也不怕你们抢我卢瞎子的饭碗。想当年我卢瞎子在南京城下开台，城门下摆台的，个个都是能掐会算的行家里手，还夺不下我的上首位子。”

“服你了卢先生，你说吧，我们赏你钱。”一会儿就听破铜钵里叮当响了几声，卢瞎子伸出一只瘦长的手把盘里的几颗铜板归拢在一起，然后摇了摇头：“太少了，再打赏点，再赏点就可以开讲了。”铜钵又零零落地响了几声，卢瞎子就摆开架势，拉起嗓门，有板有眼地开讲起来：“万历年间。”他咳嗽了一声。他所有故事的开场白都是这样，万历年就是很久以前，毋需认真考证。这瞎子他不光能测字算命，还有说书人的一套好嘴功，要不以前怎在南京城混得下。他清了清嗓子，接着讲下去：

这一日，一支没了番号旗帜的队伍摇摇晃晃来到三江河口。为首一位老者，长须过胸，两眼如炬，便是当朝战功赫赫的开国元勋林老将军。这队人马来到三江口，被一种“空空哐哐”如歌似号的声音怔住。“什么声音如此喧嚣？”老将军挑起车帘，询问车前班头。班头摇头说不清楚，后面一个老家臣跑上来回话：“据这

些天来行走的方位和路线,好像来到一个叫三江口的地方,这声音估计是河歌的声音。”

“河歌!河会唱歌?”

“想来是这样,老朽也没到过此地,只是听人说过而已。”

“停车安营。”随着老将军一声令下,车马停止了前进,安下营寨来。

老家臣带着老将军和一班人登上三江口,只见三条江河像三条巨龙从远处摇头摆尾,奔腾而来。波涛汇聚在一起,然后又凶狠地往一座石山奋力地冲撞而去。是这座山挡住水流的去路?还是这河蛮不讲理去冲撞这座山?很难说得清楚。但最终这山以它那坚硬身躯的牺牲作代价,让出了一条血路。河歌就是从这石山身下的岩洞里鸣唱出来的。声音初闻如钟鼎鼓锣,细听又似木琴古筝,闭上眼,分明就是一场血腥的厮杀,昏天暗地的搏斗,真真切切惊魂魄泣鬼神的豪歌啊!老将军将着长须,嗟叹不已:“美哉!壮哉!”

皇上取得霸业后,采取“兔死狗烹,鸟亡弓藏”的手段,朝中一群功勋卓越的元勋纷纷成了刀下之鬼,那些幸免于难的人也免死狐悲,慢慢设法避祸,隐遁得越远越好。老将军深得皇上器重,按说像他这种人是不会受新贵们猜忌的,也不畏什么祸患,但眼看着昔日的同僚渐成新鬼,心如汤煮油煎。还有一件让他不能释怀的事:自己一生南征北战驰骋沙场,多少人成了自己的刀下鬼、剑上魂,这些人难道都是该当诛伐的么?想来一定有不少是冤魂屈鬼。

初随皇上时,只想为皇上打下江山,救黎民于水火,也顺便为自己讨个封侯荫子什么的,不想一路闯来,不知涂炭了多少人的生命。现在国基初稳,人心思定,还要不停地去捕杀征剿,很让人寒心。老将军越思越想,越惶恐不安,郁苦之下辞了官,携了全家老小和家将门臣踏上归乡之路。

来到歇足地，老将军差了几个得力的家臣到附近去查看地情，这方灵山秀水让他动了留下来的心。故乡虽好，但少小离别，此时故乡的影子已经很淡漠了。

出去的人相继回来报说这地方属瘴疠之地，地处边关，民风蛮悍，不宜在此安家立业。只有一个姗姗归迟的老家臣，说有个好去处：“就在离此地几里之外，有个小盆地，那地方虽然荒芜，但土地肥沃，开垦起来一定是个好地方。而且那地名更是奇巧得很，说来怕得罪老将军。”

“有此等事，说来听听。”老将军捋着花白胡须，瞪起一双铜钱大眼。

老家臣磨蹭许久就是不敢说出口来，老将军巴掌往车辕上一拍，惊得战马奋蹄嘶鸣。“老夫一生南征北战，破了多少战阵，历过多少险恶，有何事能让我畏惧的？快快说来。”老家臣吞吞吐吐：“此地名叫‘巫圭’，‘巫’声‘木’，将军姓林，林却木也；‘圭’声‘归’而且双土相复，却有木归土之意，恐怕……”

“是老夫的去所也，天意不可违。”

老将军长叹一声，当下命令人马立即奔巫圭而去。到了目的地，已经是日架西山鸟归林了，无限夕阳，映照着逶迤的白龙山，如诗如画，美不胜收。一块盆地平展展地铺出十里八里之外，中心有一小岭，圆如一只鸡卵，一脉秀山团团环抱。一条小溪像一条玉带在这圆蛋旁边打了一个圈，远远看去，如一巨龙盘蛋。老将军一下心旷神怡，颌首叹道：“天下竟有这样美的去处，巨龙守金蛋啊！就叫龙团吧！”众人都附和说妙：“就叫龙团吧！”

扎好营，刚准备安歇，老将军就觉得一直以来非常好的身子一下松垮下来，知道自己大限将临，拒辞药石针罐，把家人家臣叫来，作了遗嘱：一、在此开土立寨，解甲为民，从此不要官号；二、要子孙后代男耕女织，耕读传家；三、死后把他埋到三江口的河歌旁，要听那永世不息、经年不断的河歌。话刚说完就闭上了眼……

瞎子说完，二苟子张着嘴都忘了拢。一群听客都唏嘘起来。

“俗话说，冤有头，债有主。你们想想，林老将军立了那么大的军功，他手里不知断了多少条人命，我梦天象见一颗混星从天外而来，绕寨三匝落入林家大院。是不是那些冤魂屈鬼索命来了？”

卢瞎子的话很快传到林老太爷的耳里，林老太爷喝骂起来：“这瞎子为了找几个钱，造谣生事，惑乱人心，给我轰出寨去！”

可卢瞎子的话放出去没多久，寨子里真就连续出了几件怪事。

寨东头兰篾匠女儿春花像往日一样，天亮赶羊上山去放，路过罗家门口，领头的公羊一眼瞅见那头睡在草堆脚的老母猪，就像遇见了前世的情人，猛地就直冲过去。老母猪也像着魔一样，突然惊醒似的两眼迸出闪闪的光亮，嚼着白唾沫的长嘴往天上一指，就直直地向公羊迎过去。老公羊也不含糊，立即做出一些亲昵的动作，两只不同种类的家伙就在那里亲亲囁囁，这还不罢休，待用嘴巴把感情调到一定程度，公羊那个总是高扬起来的绅士头低低地抵了下去，嘴巴就去舔母猪屁门下面那堆红肿如花的肉团。母猪温驯如绵，主动把硕大的屁股拱过来，公羊找好位置急急地攀上去。两只不同种类的家伙就极不协调地在那里苟合起来。

这可急坏了春花，她还要趁早把羊赶上山去，领头羊不走，一群羊就齐齐站在那里不动。她急忙挥鞭去打那头老公羊，这下可把老母猪惹火了，冲过去大嘴一甩把春花一张嫩生生的脸死死咬住，春花喊天哭地，人们赶来时，春花的整张脸被那头几百斤重的老母猪硬生生地扯下了一半。人们太气愤了，一阵乱棍就把老母猪打死。

老公羊被赶到山上后，嘴不沾一根草，黄昏的时候就领了一群羊跳下几十丈高的山崖去。

这是一个什么兆头？让人想不通，猜不透，读不懂。

还有一件事也是紧接着发生的：南寨口一家姜姓人家，在三

江河里网到一条鱼，鱼肚下长着两只小手臂，这家人就把它养到一只大水缸里，全寨的人都跑去看。鱼会唱歌会跳舞，还会和人逗玩。过了一段时间，人们觉得很长时间没见到这家人，这家人的门也一直不见开，都觉得奇怪，砸门进去看，家里摆设一切完好，人却不知哪里去了，那只鱼精还在大水缸里唱唱跳跳。

天道失迷，纲常沦丧，妖孽惑世。林老太爷那双打过擂的铁腿都站立不稳了：“开祠堂，拜佛敬神，向上苍祈祷。”随着林老太爷一声令下，三牲五畜摆好，祭品献齐，香烛点上，众人正要倒头下跪，香火上诸神和先祖牌位“轰”的一声齐刷刷地倒下来，那柄供在香火堂上的宝剑掉到地上，断成几截。在场的人大惊失色：看来真要大祸临头了！

扶起灵牌，拾起断剑，草草做完仪式，林老太爷立即召集族内有头面的人来商议。有人提出是不是把这柄剑拿去铸了，认为事出在这柄剑上。这柄剑是先祖留下来的遗物，是一柄立过赫赫战功的宝物，它不知饮过多少人的血，要了多少人的命。它荣耀享尽，同时也罪孽满盈啊。饮剑的人当然不乏当诛的虎豹豺狼，难道就没有冤魂屈鬼？是不是这些屈鬼冤魂要来索报？这柄宝剑千锤百炼，在战场上格过多少戈戟，挡过多少枪刀，可现在轻轻掉下来，就断为几段，是不是这柄剑的罪孽确实太深太重了？如果不把这柄剑拿走，索命的冤魂会不会越聚越多啊！卢瞎子的话应验了！

林老太爷不赞同这种说法：“老先祖用这柄剑为国效力，纵杀错千砍错万与剑何干！那是朝廷的事。是不是我们这些做后辈的造了什么孽作了什么恶，触犯了上苍？你们下面各个家门好好检省一下，看看你们的子孙有哪个做了歹恶之事！”

“没有！没有！我们世代在这里为民，居富不淫，循规蹈矩，子弟里面就没恶行之人。”众人接二连三地提出异议。

林老太爷自己也在心里一个个筛查自己的四个儿子，他们都是读书之人，知书达理，与人为善，不会做出什么伤天害理的

事。自己一生循规蹈矩、行正为端，怎行出格之事？这年头兵荒马乱，灾祸连连，哀鸿遍野，自家却囤有隔岁粮，陈年米，是不是老天见我没有仁爱之心要责罚于我？林老太爷突然想到此事，似有所悟，抹了一把银须思忖了一会儿，猛然把桌子一拍：“放粮赈灾，各家各户有粮捐粮，有钱出钱。现在天下大乱，饥馑的人群如遭洪的蚂蚁往南边涌，到处都是逃难的人群，树叶树皮都被啃光了。各家各户多匀一点粮食出来，这样既能救别人的命，也为我们积一份功德。”林老太爷话一出，众人都认为有道理。

其实林老太爷号召众人放粮赈灾也不是一次两次，在县城里的十字街口就设有林家固定的粥棚，每到饥荒年月林家都捐出去不少粮食。当下整个大寨为捐粮赈灾开始忙碌起来。人们把粮食从囤里掏出来一担一担地往外运，留下自家能接续上第二年新粮出的粮食，剩余的全放出去。他们在心里信服林老太爷的话，放粮赈灾是救别人的命，也是为自己积一份功德，功德高了就能逢凶化吉，遇难呈祥。

当然光做善事还不行，大寨安宁还要加以防范，乱匪遍布盗贼如毛，经常走村串寨，打家劫舍。好在此时寨里有几十杆枪，凭借着比县东门城楼还高的大炮楼，一般的匪帮乱兵还是不敢窥探的。但林老太爷还是发下话去：“枪要擦好，弹要备足，查看炮楼有哪里不牢实的地方要加固，寨子的围墙不够高的要加高，还要排班巡守，不得有半点松懈！”

话发下去，全寨人立即行动起来，齐心协力，增高和补牢围堰，森严壁垒了一阵子，也没有乱军贼匪来骚扰，寨子安稳无事。

林老太爷胸里总是打着一个结，这天晚上睡到半夜大叫一声从床上坐起来。林老太奶被惊醒后，忙起来掌灯。

“我做了一个很不吉祥的梦，梦见一只大金龟，背着一捆书从三江河面漂上来，来到我的面前把书从背上抖下转身就走。我拾起书打开一看，都是我族里青壮人丁的名字。我去追撵这金龟

想讨个究竟，突然一股大风恶浪向我扑过来，惊得我一身冷汗。”

“你是不是这些天太紧张了才做出这种怪梦？”

“不简单。”林老太爷矢口否认，“你想想，那柄祖传的千年宝剑，无缘无故就摔断了，而且恰恰断成四段，我有四个儿子，不是正好应在了他们四人身上吗？”

林老太奶连连点头：“既然有预兆，是老天给我们昭示，我们要及早做好防备咯！”

“我看是不是把几个儿送出去。”

“这年头兵荒马乱，往哪里送？”

“我有几个同窗，是一科中的举，他们在京城和省城做事，我想把儿子送到他们那里去。”

“好是好，让他们散出去那么远，我真有点舍不得。”

“舍不得也得舍，我看这事迟疑不得，否则到时悔之晚矣！”

说做就做，林老太爷第二天就立即把三个大一点儿子送出去。小儿子林扬还小，暂且留在身边。

深秋时节，风在耳边沙沙地呼叫，江岸上偶尔传来几声猿啼，天空一会儿有几声雁鸣，给这些即将分别的人添上一缕缕离愁。林老太爷捋着长髯望着滔滔江水，心情沉重地说：“你们这几个弱孺，出门在外要信守祖训，谨慎做人。”

林老太奶抓起一包家乡的泥土和几截断剑，一起塞进包袱里去，此时她早把一双眼睛哭肿了。她紧抓三个儿子的手：“世道太平一些了就赶快回来，全寨父老兄弟都祈盼你们出去一路平安。宝剑可要保管好了，不论你们走到哪里都不能忘了这柄宝剑，不要忘了娘亲，不要忘了你们是这家族的人，你们是河歌边的后代。”

船开拔时，三江口上风高浪起，把帆船抛上抛下，林老太奶的心也跟着跌宕起伏，跟着船帆到天边成了一颗小芝麻点，还舍不得移去。

第二章

011

第
二
章

燥热的风舞动着一大片白蒙蒙的芭芒花，一头刚满牙口的小母牛，喷着响鼻，性感的屁股在芭芒根上狠劲地搓磨，芭芒花纷纷扬扬洒落一地。睡在芭芒苑下的马德彪，止住鼾，睁开两只猩红的睡眼，对骚躁不安的小母牛狠狠地吼了一声，小母牛只稍停了会儿，就又骚动起来。马德彪冲过去举起鞭在它的屁股上抽了几下，小母牛非但不怕，反而把屁股转到马德彪面前左右摇摆。它屁门下那两片被搓得红肿如花的肉团，汩汩地流出鸡蛋清样的汁液来，汁液如一只蚯蚓沿着大腿慢慢爬到蹄蹄上，蚯蚓渐变粗，在晚霞的映照下放着熠熠的亮光。马德彪举鞭的手在半空停了下来，望着那条蚯蚓出神。一会儿就觉得有些尿急，唾了一口唾沫，解开裤衩，把那条被尿和血充涨起来的东西扯出来，对着芭芒根刷刷地射。尿水冲走芭芒花，掀开地皮，抠出一个坑洼。小母牛转过头来，伸出粉红色的长舌接住尿，嘴巴大大地张着，仰起头，似是对着天笑。尿断了，它还依依不舍，把那根粉红

的长舌伸过去舔马德彪那条发肿的东西。

天边的晚霞，为荒野抹上一层胭脂。马德彪又吞了一下口水，下意识地向四周望了望，而后跃到小母牛屁股上去。这头平日里惊躁的小东西，这时却静静地站着一动不动，任凭他捣弄。做完这下作事后，小母牛才回过头来，张开阔嘴，对着马德彪献上一脸淫笑。这时太阳已经羞愧地落下山去，这一幕让人类蒙羞的耻事，被夜幕悄悄地遮盖住。

木工房前被刮去皮的木头，在太阳光下散发出一股恶臭。几只大头虻蝇在马德彪的黑肉上打旋。“死！”他一巴掌拍下去，肚皮上盛开了一朵红花。

“棺材马”把小母牛放进牛群里去，到讨花的时候了。小母牛走过架子房头的时候，马德彪胸中腾起一股莫名的恼怒。小母牛挑逗似的哞哞叫了两声，马德彪懒懒地撑起身来，胯下那点东西更是固执地和他过不去。

芭芒花被风扫尽结出新籽的时候，小母牛的肚子已经撑大起来，屁门下那两片肉团收缩了一半，它的性情温和多了，但总是不让马德彪靠近，他几次欲攀上去都被它晃摇着屁股甩落下去。

芭芒花又盛开的时候，翠花背着一篓东西来到棺材工场。工场静悄悄的，人都哪里去了呢？喊了好一阵还是没人应，她放下背篓，抽出东西就到树根下歇凉。七月天，赤日炎炎，燥热难耐，汗把裤衩都浸透了。前面不远有一条水涧，涧水清澈透凉，平时天热的时候就常到那里面擦身子，现在她又情不自禁地往涧里走去。

涧水清澈见底，一群灵巧的花杆鱼在白亮亮的沙粒上飘来飘去，她想伸手去捉，鱼儿又慢慢地往深水躲去，她把手收去，鱼

儿又游过来。如此戏来戏去，翠花被逗起兴来，一步步往水深处走。鱼虽然笨，真要捉住它们也不容易。翠花下到水里，衣裤湿透了也沾不上它们的边。涧水好凉快哟，何不搓个澡呢？她把衣裤剥下，水里立时现出了一根“白萝卜”来，她不相信那就是自己，特别是胸前堆起来的那两堆东西，像两坨刚出坑的白糯米粑，什么时候偷偷地长得那么盛呢？臊得她脸一下子就红起来，忙用手去捂，哪里捂得住，绵绵地从指间挤滑出来，一会儿就有一种麻酥酥的感觉。也不知待了多长时间，忽地看到涧水里映着一个人，一个光着身子的男人。

男人慢慢向她移过来，她不知所措，想喊喊不出，正想走，一双有力的手已经把她紧紧地搂住。她几乎喘不过气来，像一只缺氧的鱼，张着嘴狠劲地吸气。她被越搂越紧，下身一阵奇痛，一股鲜红的血顺着大腿根化进了清清的涧水里，涧水慢慢就绽出一朵朵淡粉色的桃花，花杆鱼立即兴奋起来，在花蕊里跳舞，看着这些粉色的花，她一下晕过去……

这个男人是马德彪，她同父异母的哥哥。自此以后，翠花就被他半诱半逼重复着这件事。

送走了三个儿子，过了很长时间也没见出什么大事，林老太奶思念儿子，常常念叨：“当时也是太怕了，送出去那么远，想见一面都难。”那意思是想把儿子们招回身边来。林老太爷瞪起双目：“宁可信其有，不怕误其无。这种世道那么动荡，我们这种家哪里安稳得了，让他们分散一些，断了这条根还有那条茎，出去没有错。刚有信来，显儿现在跟随我同门师兄远赴东洋读书了，这小子聪明好学，日后会有大出息。”

“章儿这孩子我不放心，游手好闲惯了，日后日子不知怎样混。”老太奶忧心忡忡。

“饿鸟自有飞来虫，一棵草有一滴露珠养，也不用为他瞎操